

§ 東遊記(7)/進入印度河流域

§ Salang(薩朗)山區



薩朗屬於興都庫什山脈中段，位於阿富汗中北部，海拔約 3800 公尺。

是一片高山、峽谷、雪線與牧道構成的過渡地帶。515BC 時只有牧民踏出的山徑，沒有固定道路，終年積雪，夏季也隨時可能暴風、冰雹、驟雪。
冷、險、孤絕。

§ 強渡關山

薩朗山口在午後忽然變臉。

原本只是貼地的寒風，毫無預兆地拔高，像無形巨獸在山脊間甦醒。

白雪被捲上天空，天地上下失了界線，只剩一片翻滾的灰白。

畢達哥拉斯立在稜線旁，腳下是萬丈深谷，腳背已被冰霜噬咬得失去知覺。

他強迫自己穩住呼吸，丹田真炁如細火般運轉，護住心肺。

然而高原的風並非凡物，它不只奪熱，還奪方向，每一步踏出，都像踩在虛空邊緣。

「別再往前了！」白雪的聲音直接響在他腦中。

白雪化作雪狐，毛色與風雪幾乎融為一體，唯有一雙眼睛如溫燈般亮著。她躍上前方岩石，尾巴一掃，積雪竟被撥開，露出一條被冰封的古老獸徑

「這裡曾有牧民走過，山知道。」她低聲說。

畢達哥拉斯正要跟上，整座山忽然震動了一下。

不是雷，也不是雪崩。而是腳步聲。

風雪深處，一道龐大的輪廓緩緩站起。它的身形比岩石還高，覆滿冰霜與陳雪，肩背如山，呼吸時吐出的不是白氣，而是冰霧。

那張臉模糊不清，像是由雪與岩層勉強拼湊而成，空洞的眼窩深不見底。

大雪怪。

牠沒有咆哮，只是一步步逼近。每一步，地面便低鳴，遠處的雪層開始鬆動。



白雪低吼一聲，擋在畢達哥拉斯身前，尾影在風中一閃而現，又迅速收斂。她沒有正面迎戰，而是猛然躍起，在空中劃出一道狐火般的弧線，不是為攻擊，而是引導。

「聽我！」她急促地說，「牠不是活物，是山的殘念，被風喚醒。不能打，只能讓它回到該在的地方！」

畢達哥拉斯瞬間明白。他閉上雙眼，雙足釘地，體內真炁沿脊椎逆行而上，雙掌按向雪地。低沉的共鳴自地底回應，彷彿他與山的呼吸暫時重疊。

白雪在雪怪前方疾奔，引它踏入一片脆弱的雪坡。

下一瞬間整片山壁崩塌，雪海傾瀉。

白雪最後一躍，撲回畢達哥拉斯懷中，而那雪怪連同怒風與殘念，一併被埋回沉默的深谷。

風停了。

只剩下高原深處，冷得近乎神聖的寂靜。

白雪喘著氣，把鼻子埋進他的衣襟：「你欠我一次，記住了。」

畢達哥拉斯望向前方重新顯露的山徑，知道自己已跨過的不只是一座山口，而是凡人不該輕易涉足的界線。

下坡開始時，風忽然變得溫順。

不是立刻溫暖，而是那種不再帶敵意的冷。

積雪在腳下逐漸變薄，岩石間開始滲出水線，沿著苔痕滑落。畢達哥拉斯察覺到呼吸變得完整，胸腔不再被高原壓迫。

白雪伏在他肩上，尾巴垂下來晃了晃。

「山放你走了。」她低聲說。

再往前，視野忽然開闊。

灰白的世界在一個轉彎後崩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深色谷地。林木如潮，河水在遠處反光，煙霧般的雲氣緩緩升起。

卡比薩谷地不是文明的中心，卻是生命重新聚集的地方。

畢達哥拉斯站在高處，第一次意識到：自己已真正離開了死亡之山。

而前方的世界，開始有重量了。

§ 卡比薩谷地(Kapisa)



卡比薩谷地是興都庫什南坡的庇護谷地，只見流水潺潺、樹林蔥蔥。

夜晚來得很輕。

山風不再怒吼，只沿著樹梢緩緩流動。溪水在黑暗中低語，像是替遠行者收拾心跳。

畢達哥拉斯在一處石坡旁停下，生起小小的火，火焰不高，卻穩定。

白雪幾乎是立刻就湊了過來。

她先繞著火堆轉了一圈，確認沒有危險，又用尾巴把地上的碎石掃乾淨，才一屁股坐下來，貼得離他很近。那姿態毫不莊重，像是早就把這裡當成「自己該在的位置」。

「你冷嗎？」畢達哥拉斯低聲問。



白雪抬頭看他，耳朵抖了一下，然後理直氣壯地把整個身子塞進他披風裡，只露出一顆白白的頭。火光映在她眼中，亮得過分。

「現在不冷了。」她說。

谷地深處傳來夜鳥的叫聲。遠方的山影已經退後，不再壓迫視線。畢達哥拉斯慢慢意識到，這是自踏上薩朗以來，第一次可以放鬆地坐下來，不必計算風向，也不必警惕雪層。

白雪在他懷裡動了動，找了個更舒服的位置，尾巴不安分地掃過他的手腕。

「你接下來要去哪？」她像是隨口問的。

「更遠的地方。」他回答。

「嗯。」她點點頭，沒有追問。

過了一會兒，她又補了一句：「那我也去。」

語氣自然得像在說「明天一起走」。

畢達哥拉斯低頭看她，正想說些什麼，卻發現自己找不到反對的理由。

她一路從奧林匹斯山陪他到此，穿過風、雪、死亡與黑暗。有些存在，早已不需要再被允許。

火堆劈啪作響。

白雪閉上眼睛，呼吸變得均勻，尾巴卻仍牢牢纏在他手腕上，像一條溫暖的繩。

卡比薩谷地的夜色靜靜展開。

這不是長久的停留，只是一個短暫的、被世界接住的時刻。

而畢達哥拉斯清楚地知道，無論未來的路通往何方，他都不會再獨行了。

§ 健陀羅(Gandhara)

健陀羅是位於興都庫什以南、印度河上游的一個古老文化區，介於「伊朗世界」與「印度世界」之間，是真正的文明交界帶。

大致範圍是今天的巴基斯坦西北部，阿富汗東部

515BC 名義上受大流士一世統治。

主要文化層是吠陀—婆羅門傳統與古老部族信仰。

踏入健陀羅的那一天，畢達哥拉斯最先察覺到的，不是景色，而是氣味。

風裡混雜著濕土、河水與燃燒過的草木氣息，並不刺鼻，卻持續不散。

那不是高山的清冷，也不是谷地的安靜，而是一種長時間有人生活、有人呼吸留下的味道。

腳下的土地變得柔軟。

不是雪，不是岩，而是被反覆踩踏過的泥徑。每一步落下，都帶著微弱的回彈，彷彿大地本身有記憶。

遠處傳來聲音。

不是風聲，而是人聲，斷斷續續，夾雜著牲畜的低鳴與木器相碰的悶響。

那聲音不急，卻連續，像一條看不見的河，在空氣中緩緩流動。

白雪忽然停下來，抬起鼻子嗅了嗅。

「這裡有很多人。」她小聲說，尾巴不自覺地靠近他的腿。

畢達哥拉斯順著河谷望去，看見低矮的聚落散在林邊，炊煙直直升起，又在半空被陽光抹開。

有人站在水邊洗物，動作緩慢而重複，像是遵循某種比個人更久遠的節奏。

光線也不同了。

陽光不再尖銳，而是帶著微黃的厚度，照在皮膚上，留下溫度而不灼痛。

樹影在地上重疊，風穿過葉片時發出細碎的聲響，像低聲誦念。

他忽然意識到，自己已經不在帝國的邊緣，也不在山的盡頭。

這裡是一個思想會停留下來的地方。

一個問題不會立刻被戰爭或風雪帶走，而是被反覆思考、反覆生活的土地。

白雪輕輕拉了拉他的衣角，仰頭看他，眼神帶著一點不安，又帶著好奇。

「這裡不是山。」她說。

畢達哥拉斯點了點頭。

他知道，從踏入犍陀羅的這一刻起，旅程已不再只是遠行。

而是開始被另一種世界，慢慢改寫。

§ 河畔的修行者

河谷的晨霧還未完全散去，畢達哥拉斯沿著泥徑緩步前行。四周的樹影低垂，河水靜靜流過卵石，發出柔和而單調的拍擊聲。白雪在他腳邊蹲下，尾巴輕輕擺動，鼻子嗅著空氣中的泥腥與草香。

就在一個小河彎，他看到對面河岸邊，一位身形消瘦、衣著粗布的男子靜坐於石上，雙腿盤坐，眼睛微閉，呼吸均勻而深長。陽光透過薄霧，灑在他的肩上，像被時間慢慢揉碎的光。

畢達哥拉斯停下腳步，目光與他對上。

白雪警覺地貼近他的腳踝，但沒有發出聲音。

男子睜開眼，眼神平靜，沒有任何好奇或評判，只像在注視一棵不動的樹。

「你也是遠行者？」男子的聲音低沉，像從石縫中滲出的水。

畢達哥拉斯點點頭，「我從北方而來，越過高山，來到此地。」

「你看得見風，也感受到雪。」男子微笑，但那笑沒有娛樂的意味，「卻還未看到它帶來的苦。」

畢達哥拉斯沉默，心中隱隱明白，這不是質問，而是一種提醒。

白雪扭頭看著他，耳朵微抖，像在感受他心跳的頻率。

「苦？」他試探問，「你指的苦，是死亡、痛苦，還是…？」

男子搖搖頭，手指輕輕點向自己胸口，「苦並不只來自外界。它從心中生起，從貪、瞋、無明生起，也可以從同樣的地方止息。」

畢達哥拉斯思索良久，眼前這位行者彷彿讓他第一次意識到山雪之外，人的內心，也有未曾征服的荒原。

白雪跳上他的肩，輕輕蹭著他的臉頰，像在提醒：不必完全理解，感覺就好。

男子站起身，拍了拍衣角上的晨露，平靜地說：

「你不需要跟隨我的路，遠行者。只要留意你的呼吸，留意你的心，就能看到世界另一種寧靜。」

畢達哥拉斯點頭，感覺這句話像河水一樣流入胸膛，緩慢而深遠。白雪的尾巴纏住他的手，他低聲對她說：「看來，我們還有得學。」

男子只是轉身，沿著河岸慢慢走遠，步伐沉穩，像是與大地同步呼吸。

霧氣中，他的身影漸漸融入晨光與樹影，留下的只是那份不動聲色的寧靜。

§ 塔克西拉(Taxila)

塔克希拉位於犍陀羅東南端，是一座古老的城市，位於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靠近伊斯蘭堡的地區，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6 世紀左右，是古代南亞與中亞之間重要的貿易、文化與學術中心之一，連接到印度次大陸的通道上。

梵語意思是「Taksha 的石頭城」，它在後世成為知識與學習的中心，尤其是在佛教興盛時期更聞名遐邇。



畢達哥拉斯抵達塔克西拉時，正值乾季將盡，城邑立於低丘與河谷交會之處，遠望如層層石盤鋪展。

城中街道呈棋盤狀交錯，與他在巴比倫所見的舊城不同，顯然經過理性規劃；市集中波斯官吏、犍陀羅武士與來自恆河流域的商旅並行，各種語言如潮聲翻湧。

他被引至城北的高地——後人稱為比爾丘（Bhir Mound）之處，見到以巨石壘砌的行政與祭祀建築，火壇終日不熄，顯示此地仍在阿契美尼德秩序之下。

更令他驚訝的是，城中已有聚集論辯與傳授的場所：修行者、語法師、數理推演者席地而坐，以繩結、石子與口訣講授宇宙與數的關係。

畢達哥拉斯意識到，塔克西拉不僅是通往印度的門戶，更是一座尚未命名的「學城」，其精神與他所追尋的和諧之道，正悄然相通。

畢達哥拉斯沒有多作停留。

§ 印度河

離開塔克西拉後，道路不再向天際攀升，而是緩緩下墜。

高原的風聲逐日遠去，土地變得柔軟而溫潤，紅褐色的石層讓位於深色的河土。

畢達哥拉斯行走在一條古老的下坡道上，商隊與朝聖者同向而行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東方。

幾日後，他第一次聽見那聲音，不是雷，不是風，而是連綿不絕、低沉而厚重的水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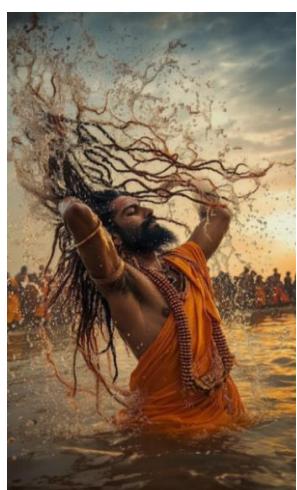
印度河在晨霧中展開，如一條不見首尾的銀灰巨蛇，承載雪山的融水與無數民族的命運。河岸上已有簡樸的祭壇，灰燼尚溫，修行者以河水洗足而行。

畢達哥拉斯站在河邊，忽然明白：自己已不再只是遠行者。

越過這條河，他將不再沿著舊世界的邊緣前進，而是踏入一個以「生命流動」為中心的文明深處。河岸的霧尚未散去，那人已站在水邊。

他沒有坐，也沒有禮拜，只是站著，像一根被河水遺忘的木樁。

§ 外道/苦行與享樂



「你從西方來。」他沒有轉頭，聲音卻準確落在畢達哥拉斯耳中。

「你計算世界，」修行者說，「但你不知道，數只是在呼吸停頓時留下的影子。」

畢達哥拉斯皺眉。他感覺到冒犯，卻無法反駁。

「那麼秩序呢？」他問，「星辰、音律、比例——難道只是幻象？」

修行者終於轉身，眼神空洞卻穩定。

「秩序存在，」他說，「但不是為了被理解，而是為了被耗盡。」

他走入河中，水位漸漸淹沒胸口。

「當你不再試圖保存自己，氣會帶你走完剩下的路。」

河水流動，霧氣合攏，那人彷彿從未存在。

河岸另一側，畢達哥拉斯聞到食物的香氣。
那不是祭祀，也不是施捨，而是一鍋正在煮沸的穀物。

那人坐在火旁，見他靠近，只抬頭笑了笑。

「你剛從水邊來。那裡有人教你忘記自己，對嗎？」

畢達哥拉斯沒有回答。

那人將木勺插入鍋中，遞給他：「那你現在嚐嚐這個。」

熱氣、穀香、鹽味——毫不神聖，卻真實。

「世界若真是幻象，」那人說，「它不會如此費心讓你活著。」

畢達哥拉斯皺眉：「那死亡呢？」

那人聳肩。「那就是世界完成你的方式。」

火光映在河面上，沒有任何異象。

但畢達哥拉斯第一次感到，逃離世界，也許是一種傲慢。

§ 夢境

那夜，畢達哥拉斯在河岸的礫石上入睡。
火已熄，霧未散，印度河的聲音退到極遠之處，彷彿世界暫時收回了自己。

他夢見自己站在河的中央。水只及踝，卻無法前行。

左岸，霧氣凝成一道人影——正是那位站立於水中的外道。
他依舊不動，水線停在胸口，呼吸微弱得幾乎不可察覺。
他的聲音不是從口中發出，而是直接在空氣中成形。

「你仍在計算。你以為世界需要被理解，才能被承受。」

右岸，火光亮起。

那位煮穀為食的修行者坐在低火旁，神情平靜，身旁有器皿、有足跡、有未熄的餘燼。

他抬頭看向河心，語氣溫和，卻不讓步。

「你仍在退卻。你以為捨棄經驗，才配稱為清淨。」

河水忽然靜止。

不是停止流動，而是同時向兩個方向流去。

畢達哥拉斯低頭，發現自己的影子在水中分裂成兩道：
一道沒有重量，像霧；一道清晰而沉重，與腳步同在。

左岸的外道伸出手，卻未觸及任何事物。

「你若放下自我，世界自然會帶你走完。」

右岸的外道將一枚溫熱的穀粒擲入水中。

穀粒沉下，卻在水中留下清楚的漣漪。

「你若不活完此世，憑什麼談超越？」

兩人的聲音同時響起，卻互不覆蓋。

「秩序是執著。」「秩序是回饋。」

「身體是錯誤。」「身體是證據。」

畢達哥拉斯想開口，卻發現語言在夢中失效。
他只剩下感覺——那不是撕裂，而是被拉長。

河心的水位忽然上升。

不是暴漲，而是準確地、無情地，淹沒他的腳踝、膝、腰。

左岸的人仍然站立，水已及喉。右岸的人起身，卻沒有離火。

兩人同時看向他。

「選擇。」他們說。

就在水即將沒過心口之際，畢達哥拉斯忽然明白：這不是選擇的夢。

他不是站在兩岸之間。他站在尚未被命名的地方。

他向前踏出一步。

河水恢復流動。霧散，火熄，兩岸同時退去。

他醒來時，天色將明。

印度河依舊在那裡，沒有異象，沒有回應。

只有一個念頭，清晰而沉重地留在他心中：

「若真理只能以極端現身，那麼人，必須成為第三條路。」

他起身，背對河流，向內陸走去。

不是因為找到了答案，而是因為——他已無法回到原來的自己。

§ 即將進入旁遮普(Punjab)平原，待續…

後記：

- 關於佛陀的出生年代，存在不同說法。主流觀點認為是西元前 623 年(或 563BC/480BC) 出生於尼泊爾藍毗尼。

佛光山常提到「佛陀誕生於 2600 年前」，這與 563BC 年相近。

如此，513BC 畢達哥拉斯到印度則畢達哥拉斯 57 歲，而佛陀 50 歲這時候佛已證悟約 15 年，僧團已完全成形並擴張。

重要弟子幾乎都已在位。

舍利弗、目犍連（智慧與神通第一）、阿難（很可能已在身邊擔任侍者，或即將開始）、摩訶迦葉（苦行派領袖）、阿那律（天眼第一）、富樓那、迦旃延等說法能手。

- 此時外道勢力勝過佛教。目前佛教在印度的比例非常小，莫迪信的是印度教。